

文史資料選輯

第 三 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寧省暨沈陽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遼 寧 人 民 出 版 社

1963年·沈陽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WenshiZiliao Xuanj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暨沈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公安厅印刷厂印刷

字数: 122,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frac{5}{16}$

1963年12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8,001—12,000

统一书号, 11000·141

定价, 0.67元

编辑凡例

一、本选辑的编刊，是为了积累、保存历史资料，并用以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研究参考价值，即可刊登。

三、本选辑所刊登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

四、本选辑所刊登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五、本选辑对于来稿，可加以综合、删节、选录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无线电建设 和通信状况.....	陈先舟 (1)
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	刘鸣九 (10)
天津便衣队暴动事件真相.....	姚东藩 (18)
美孚石油公司对东北市场的垄断.....	尹希尧 (28)
第二次直奉战九门口战斗的回忆.....	荆有岩 (37)
营口炉银的起源及其变迁	金 川 (48)
关于“七二五”物价停止令.....	李树藩撰写 林蔚然整理 (56)
一九四二年本溪煤矿瓦斯爆炸事件.....	张洪昆 (65)
东北海军的建立与壮大	张凤仁 (70)
邓铁梅抗日事迹的回忆.....	邓卓然 (87)
沈阳博、图两馆接收记.....	周之风 (107)
伪满的小学和女子国高.....	关 平 (126)
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复县盐业.....	韩魁武 (147)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无线电 建设和通信状况

陈先舟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无线电事业，无论在设备规模方面，或在通信能力方面，都居全国第一位。国内可以直接与新疆和云南通报，国外可与欧美直接通报。国内发往新疆和欧美各地的电报，多由北京、上海、武汉和天津拍发沈阳，由沈阳无线电台转发。其所以发展这样快，一则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一则由于张作霖具有扩大地盘野心。现将其发展原因和状况，就个人所知略述如下。

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电信主权的侵犯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一九〇五年帝俄失败后，和日本缔结朴茨茅斯和约，帝俄政府将东清铁路支线长大段①及与之相关联的一切“特权”，转让于日本。日本无时无刻不在想贯彻其大陆政策，以遂其囊括满蒙的野心，所以东北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受到日本的干涉和侵犯，电信通信方面

① 中俄合办的东清铁路支线长春至大连、旅顺段，即后来的南满铁路。

当然也不能例外。一九〇八年中日缔结电信协约，一九〇九年三月，日本在营口、辽阳、奉天（今沈阳）、铁岭、长春、安东六处，建立了日本电报局，并和当地的中国电报局之间架设线路，接转两方的电报。这样，日本侵犯中国的电信主权，又由协约的缔结而合法化，言之至堪痛心。另外，日本攫取长大支线后（南满铁路），又修筑安奉铁路（安东至沈阳）铁路沿线的电信主权，亦为日本所侵夺，例如本溪设立无线电台以前，没有中国电报局。东北无线电总台为挽回电信通信权利，设法建立了本溪无线电台，本溪县才有中国自己的电报通信机关。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九一八”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东北地区电信权利的情况。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状况下东北地区的电信通信就不可能有个完整的通信系统。再就电报干线来说，由沈阳通长春等北满干线，由沈阳通安东的干线，由沈阳通旅大的干线，均设在南满铁路沿线，平时维护查修，动辄遭受日人的无理限制，电报通信就得不到保障。东北电信通信在这样支离破碎的局面下，对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也是无能为力的。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建有自己的完整的通信网。但是有线电通信网的建设，因条件所限，一时难以实现，只有从事于无线电通信网的建设。一九二八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加剧之时，也是东北无线电通信建设突飞猛进之日。所以说东北无线电通信建设之快，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加剧分不开的。

二、“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内部的形势变化

一九一六年，张作霖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加盛武将军衔以后，逐渐统一了东三省。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起，奉军失败，张作霖退出关外，宣布独立，自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奉军战胜。一九

二五年春，奉派势力达于长江流域。一九二六年，东北军大举入关，张作霖自封为安国军总司令；以十六省区“劝进”就陆海军大元帅。从一九一六年以来，东北内部处于比较稳定的局面，有条件从事于军备扩充；无线电通信随着军备的扩充也就日益发展。

东北无线电总台创办于一九二三年，以后逐年都有增建。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被日人炸死，已揭开“九一八”事变的序幕。张学良承继父业，掌东北军政大权，时东北局势已处于危在旦夕的情况中。同年末东北易帜，统一于国民党政府，又增加了蒋介石集团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东北的因素。但是在这个期间，东北一切问题，都是针对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此，东北无线电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迅速发展阶段。

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新装的东北无线电台，已通信者有十五处，正在装设中者有五处，在一九二九年上半年计划安装的电台有十二处。这些电台建设的特点是，大部分都处于边远地区和大中城市的要冲，例如辽宁省的长白等地，吉林省延吉等地，黑龙江省黑河等地。有的已在通信，有的正在装设，有的计划已定。“九一八”事变后，这些电台对抗日战争贡献很大。

三、“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无线电台的发展

经过两次直奉战争，张作霖的势力伸入长江流域，各地的军阀政客和他有了接触的机会。张作霖为笼络各方面人士，也愿与他们建立关系。一部分与军阀有联系的搞军事通信的人士，纷纷来东北搞无线电通信。张宣在一九二四年，由东北陆军整理处工务处长转任东北无线电台监督，他组织了吴梯青、耿季和等人来东北，开办无线电及电报、电话通信事业，

借着机会营私舞弊，大发其财。因此，他们把持了电信事业，除自己派系以外，别人希望参加无线电工作是不能见容的。我个人就曾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一九二三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东北学生，掀起收复旅顺、大连运动，回国到各地作宣传。在宣传活动中，体会到不用军事力量是达不到目的的。因此，我拟将个人所学，在军事上有所贡献。自己所学的是电气科学，于是回到日本以后，对于无线电通信作了积极的钻研。一九二四年毕业归国，一心一意想到无线电通信部门工作；持教育厅介绍信，屡次往东北无线电监督处接洽，他们始终不予接见。自己找不到私人关系，不得已到奉天市政公所，参加有轨电车工作。一九二五年经过许多曲折，弄到了张学良的介绍信，持介绍信前往，蒙一位科长接见，仅允许到山东庙无线电学校讲授电话课，仍不能参加无线电工作。在讲课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学无线电的学生，后来做无线电工作的时候，得到这批学生的帮助很大。

一九二四年成立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在一九二九年由高纪毅负责，对于东北的交通事业多所发展，电报、电话、无线电均隶属于该会。高纪毅颇重视这方面的事业，对于那些营私舞弊分子，垄断把持的人们，采取逐渐清洗的方针。当时我在交通委员会工作，有机会参与有关东北无线电台问题。首先向高纪毅建议，撤消东北无线电监督处，由东北无线电总台管辖东北区的无线电通信。当时派我担任东北无线电台总台长职务。这样，精简了机构，清洗了一些贪污分子。一九三一年二月又向高纪毅建议，将东北电报、电话和无线电各自分立的局面统一起来，设东北电信管理处。在中国用电信字样，把电报、电话和无线电合并一起管理还是个创举。东北电信管理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建设无线电通讯网，一方面整修电报、电话线路，并对经营管理方面也大加整顿。东北电信交通局面为之一新。

总的来说，在一九二八年前，东北无线电建设着重在对内扩张地盘方面。在一九二八年后，东北无线电建设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方面。

四、“九一八”事变前无线电台建设与通信情况

一九二三年，东北无线电台创立，仅在沈阳故宫院内装设马可尼收发报机，与东北各大埠通信，传递官报。一九二四年春，又在故宫院内装设一较完备的收发报机，可直接收受欧美各国电报，称为世界收信处。并与德国无线电交通社，订有单方通信合同，凡欧洲拍来中国之电报，均能接收代送。并收有国外新闻，分送各机关，使东北人得知世界大势，这是中国与欧美直接通信之开端。同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建设国内通信发报台，装设德国西门子公司真空管长波发报机一部，电力为十瓩。到秋间装竣正式通报，适值直奉第二次战争，在传递官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后除传递官报外，还逐渐开展商报，营业日见发达。十瓩发报机与迪化（今新疆的乌鲁木齐）、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上海、北京等电台通报，也能与河内电台通报，通信效率很强。

一九二五年一月，又与法国巴黎无线电总公司订立单方通信合同，开放我国全国官商电报。一九二六年四月增设一瓩发报机一部，专供东三省境内通信。一九二七年四月，装设德式十瓩发报机一部，与德国柏林无线电海外交通社重订双方通信合同，年底正式开始互相通报。中国无线电台与欧洲直接通信，这是开端。在这以前，我国过去出国电报，向为大东及大北两水线公司①所垄断；自此以后，所有京、津、沪、汉各地出国电报，都由沈阳电台转递。对挽回电信方面的权利，作出

① 大东是英国的，大北是丹麦的。

了极大的贡献。一九二八年间装设德式短波发报机两部，专与东北电台通信之用。一九三〇年又装德式二十瓩短波发报机一部，德国式一瓩发报机一部，美国式二十瓩发报机一部。由德国人罗希士和傅立志（译音）两人先后担任工程师，中国工程师是李继唐、王家誉、王鸿志等人。此时，沈阳电台有二十瓩短波发报机两部，十瓩长短波发报机各一部，一瓩短波发报机两部、长波发报机一部，五百瓦短波发报机两部。其建设规模在国内居第一位。同时在东北几个重要地区，同样积极增建和改建无线电通信能力。

一九二五年在长春设置德式长波真空管发报机一部，电力为两瓩。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新装美式短波发报机一部，电力为二百瓦。

一九二四年在哈尔滨装德式真空管发报机一部，电力为五瓩。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装设一瓩美式短波发报机和一百五十瓦美式短波发报机各一部。

在齐齐哈尔，一九二四年设置美式短波发报机一部，电力为一百五十瓦。营口因地处港口，关系与船舶互相通信，在原设的一点五瓩的火花发报机外，又于一九三〇年添装美式短波发报机一部，电力为二百瓦。

在完成以上无线电台建设后，则东北的内外无线电报通信，基本上建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通信体系。除上述电台之外，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新装竣通信的电台，在葫芦岛、吉林、富锦、满洲里、萝北、黑河、漠河、鸥浦、呼玛等地，都是美式短波发报机，电力为二百瓦或一百五十瓦。正在装设中的无线电台有奇乾、安东、临江、密山、室韦等五个电台。在一九三一年上半年计划装设的无线电台，有乌云、佛山、抚远、虎林、绥芬河、珲春、延吉、长白、抚松、依兰、通辽、海龙等十二个电台。另外在兴安屯垦区内，洮安、洮南、索伦等地，亦均设有电台，作军事通信之用。

无线电话方面，仅限于无线电广播，当时的东北广播电台只有两处，一处设于沈阳，一处设于哈尔滨。沈阳的广播电台是在一九二七年创建的；哈尔滨广播电台亦在一九二七年创建，于一九二八年春正式开放。广播电台的主要业务是报告时间、气象、商情、新闻和播送音乐、戏曲等，其中商情广播颇受欢迎。当时曾拟在东北各省每县酌设收音机一、两个至三、四个，以供宣传之用。

五、无线电通信能力和情况

在国内通信方面，一九二四年后，除供给拍发官电外，逐渐兼营商报，商报数量日益增多，营业也日益发达。同时又能与新疆和云南直接通报，向需用余可到的电报，乃得于日内即可传到，商民称便。哈尔滨电台，通信能力可达全国。齐齐哈尔电台专司东北北部的官报，并与边境各台联络通信。长春电台可供东北四省通信之用。营口电台可与船舶互相通信。

在国外通信方面，前文已经讲过，不再赘述。

总的说来，通信能力可达国内外各地，营业收入亦颇可观，每月收入不下三万余元。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五个月的时间已经转亏为盈，六月份一个月就盈余两万余元，估计全年盈余可在二十五万元以上，迅速形成转亏损为盈余的局面。

以上是通信能力和经营管理的概况。尤其重要的是，一九二八年后，东北无线电台的建设，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确起到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作用。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的当时，沈阳东北无线电总台还与各台联系通信。次日总台失去通信自由，于是黑龙江电报，均由哈尔滨电台代转，哈尔滨电台代替沈阳总台当时的通信任务。不久，东北电信管理处转到北平（今北京），设立电台一个，东北无线电工作人员一部分转移到天津的华北无线

电总台。因此，关于东北抗日通信任务，即由天津华北无线电总台和北平电台联络通信，始终保证了抗日通信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满洲里电台并于海拉尔，台长为孙宝廉。海拉尔电台这时担负起了前方通信的重要任务。

当黑龙江省城沦陷后，省政府移设黑河，黑河电台成为黑龙江的中心电台，台长是王家誉。当战事紧张时期，该台由省政府直接指挥，所有关内外电报均由黑河电台转交天津的华北无线电总台及北平电台。天津无线电总台收到马占山抗日活动的电报，当即抄送各有关方面的抗日团体。同时也将全国人民支援马占山抗日的热情和捐献的物资电知马占山，这对鼓励全国人民抗日情绪，增强马占山抗日信心和决心，都起到应有的宣传作用。直至一九三三年一月马占山离开东北，才告一段落。

当黑龙江誓师总动员时，省政府命令黑河电台采取临时措施，调动呼玛电台，随军南下抗日，该台台长桂黄携带全部机器和人员随军至海伦。当时前方电报，可以随时与黑河电台通信。桂黄台长以后在随军抗日中牺牲。

另外为抄收国内外新闻，省政府命鸥浦电台移设黑河附近，由该台台长韩蕴五及报务员苑文海抄收，送达有关各方面。遇有战争胜利的消息，由黑河电台张贴通告，广事宣传，以鼓励群众抗日情绪。

在日军向黑河进犯时，郎官普代理主席，经常与住在海拉尔的苏炳文司令，通电磋商有关抗日事宜，电台保证了这种联系。海拉尔撤退后，黑河电台台长王家誉在郎代主席指示下，还与当时留在海拉尔的电台台长孙宝廉，在深夜通过打暗语等办法，保持了一个时期的联系。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势力到达黑河，黑河、鸥浦两电台人员绕道苏联转赴天津的华北无线电总台报到。东北无线电台服务于抗日战争的工作，亦告一段落。

自从一九二八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寇炸死后，张学良当

政，由于国恨家仇，怀有励精图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心愿，在交通事业中的无线电台的建设整顿上，表现得也比较显著。“九一八”事变前所建设的电台，也的确起到了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作用。还应说明，尽管有无线电台的建设，如果台长和报务员没有抗日的决心，电台也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的功绩，更不能忘记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电台工作人员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

刘鸣九

杨常事件，是东北集团继张作霖被炸之后的一次重大的事件。由于张学良解决了他同杨宇霆、常荫槐间存在的矛盾，才使他能在那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平稳地掌握东北政权。

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主要是张、杨间的矛盾。而张、杨的矛盾，又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在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激化，最后到了两者不能并存的阶段，遂演成东北集团内部的流血事件。兹仅就个人所知，概述如后。

一、杨宇霆任军团长的经过

镇威军①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是东北军中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一支部队。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军团撤出关内以前，除拥有将近五十万的正规军队，还管辖京兆所属的二十四县、察哈尔、绥远两省和河北省（当时是直隶省）东部的滦县、卢龙等十个县、河北省北部的口北道全区的行政，以及京奉、京汉、京绥三条铁路的交通。它当时确在起着左右东北

① 张作霖曾任镇威上将军，所以他的军队番号都冠以镇威军字样。

军全局的主要作用。

军团设军团长二人，一为张学良，一为韩麟春。韩自一九二七年初冬，于回沈阳期间突患半身不遂症，即留沈医治，军团内部从未闻对韩有更替之说。

大约在一九二八年的二月初，我从保①定因公回京，次日张学良亦从保定归来。当晚正值旧历除夕，张在他的住处中南海万字廊宴请军团留京各处长和个别的在京将领。当时参加宴会的有军械处长兼留守司令周濂、秘书处刘鸣九、军法处长朱光沐、军医处长李树德、政务处长张济新和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饭毕张先离席。张的随从副官谭海走进室内向大家说：“请各位先到客厅休息，过一会军团长还有事同大家商议。”大家进入客厅后，见每个席位的前面桌上都放有金币三枚（是张定制的），大家体会到这一定是给每个人的压岁礼。接着张入室就座说：“今晚除了同大家同度除夕，还有事和大家商量。芳辰（韩麟春的别号）的病短期难望痊愈，大元帅府要派人接替，大家想想，谁来合适？”大家听了这一段简短的谈话，便有个不谋而合的想法，一是感觉事情来的突然，一是认为更易主将怎能谋之于部属？一时面面相觑。我为了打破这个沉寂局面，开始说：“韩军团长这个职务是否有更换的必要？”张说：“这是大元帅府的意思。”我紧接着说：“韩军团长是东北的名将，同军团长共事甚久②，为了顾念前劳，他这个军团长的缺应当予以保留。”张听完后，摇了摇头。我又说：“这样如果不行，我看还有一个办法。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实质是一个军团，韩军团长本身没有一兵一将，他在军团完全处于

① 当时军团司令部设在保定；北京设有留守司令。

② 张学良与韩麟春，从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后期，历经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郭松龄事变，直到在三、四方面军团任职，均在一起。

协助地位。现在他既因病不能任职，可以报请大元帅裁去一个军团番号，待他病愈，再请恢复。”张说：“军团番号不能轻于裁撤。韩军团长的职务势在必换，这是大元帅府的决定。”我听张一再表明这是大元帅府的决定，意识到此事必与杨宇霆有关，可能要从军团外部派一个同他有关系的人来。我就说：

“如果一定要换，从军团的高级将领中也可以选拔出来。”张问：“你说的是谁？”我说：“高维岳不就很合适吗？他是第九军军长，又兼任张作相军团的副军团长和察哈尔都统，还是二十七师①的旧人，论资格是可以提升的。”张说：“不行，只靠这些条件没有用。”这时，朱光沐和另外的人也讲了些不必更换的话。张说：“你们提的办法全不行。大元帅府对这件事酝酿已久，并且提出过接替的人。第一次提出的是鲍霆帅②，以后又提出于一之③，这都成为过去。现在麟阁④想要来。”我说：“杨督办能分开身到军团来吗？”张说：“麟阁的地位很高，可是从来没有带过兵，现在想要抓抓军队。”这时在座的不少人都说：“杨督办是老将的总参议，又要当军团长，他怎样来处理两边的事务？他来当军团长实在不合适。”张说：

“你们讲老将离不开他，他也不应当来，可是他却想要来！你们要知道，我和老将是父子关系，同时又是长官部属关系，我不能事事都直接找老将，有些事必须履行公事手续，按公事手续办，就越不过麟阁这一关。例如，我们请领军械弹药等事，如果他和我们为难，我们自己就不好解决。因为这种关系，他既然要来，我就请他来。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抓军队，看看我的

① 张作霖早年曾任二十七师师长。

② 鲍名贵卿，字霆九，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曾先后任黑龙江和吉林省的督军，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

③ 于一之，名国翰，当时任参谋次长，过去曾任镇威上将军公署参谋长。

④ 麟阁系杨宇霆的别名。

部下到底能不能叫他抓去！”张在这时的心情，似陷于极端苦闷之中，又存有准备较量之意。话谈至此，问题已经揭开，大家觉得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可是张还要求大家就此事继续谈。大家只有反复讲一些杨不应到军团来的话。这时谭海进来说：“张督办①专车快到了，军团长是否前往迎接？”张说：“告诉车站，先不发给路签，叫专车等一会进站，我就去接。”说完以后，依然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少顷，谭海又进来说：“车站来电话，张督办派副官进站质问站长，为什么不放专车进站，要打站长。军团长要上站就快去吧！”此时，张才起身离座，临行还嘱咐大家不要走，他马上回来和大家继续谈下去。大家认为再谈也谈不出什么了，便各自散去。次日听说，张从车站出来后，即同至张宗昌家中，当晚并未回来。

二、张对杨的防范

杨宇霆继任军团长数月后，东北军因战略关系，开始向关外撤退。由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军团亦较原定撤退时间提前。军团第一步撤至滦县，司令部设于滦县师范学校内，张和杨宇霆、孙传芳等住在滦县北山一所庙宇里。这时张作霖被炸身死的消息，在军团的负责人间已成公开的秘密；但每次到山上去，从未闻张、杨在谈话中涉及此事，而张在杨的面前，依然谈笑自若，故示镇定。一天，有电报送给张看，到后，张、杨正在住室之厅堂内对坐谈话，电报由张批阅后，又给杨看。杨看完电报，又略谈数语即离座而去。张遂引我到他的卧室内，只说出大元帅数字，便倚窗而立，泪落如雨，边哭边用手指向衣架上的面巾；我会意，就摘下来递给他。张一面拭泪，一面侧身隔门外窥，意盖惟恐为杨所知。从此不难看出，张对

① 指张宗昌。